

黎巴嫩戰亂與飛彈危機

石樂三

一、前言

素有東方巴黎之稱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多年以來，屢經戰亂，遭遇了戰火的洗禮，釀成了四萬市民喪生的悲劇，卒因敘利亞軍隊的介入，而於一九七六年中止了爲時十九個月的戰爭。

上（四）月開始，黎巴嫩戰爭再起，以敘利亞爲主的阿拉伯維持和平部隊，突然採取了軍事行動，攻擊被黎巴嫩右翼長槍黨基督教民兵（Phalangist Marinie Christian Militamen）所佔據的扎赫里城（Zahle）。這個城鎮位於貝魯特以東三十五英里，爲通往大馬士革與貝魯特之間的要地，對於敘利亞西疆的安全，實構成重要的屏障。

這次戰事，已陷入三方面的對抗：黎巴嫩右翼基督教民兵與回教左翼民兵的對抗，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游擊隊的對抗，敘利亞與以色列的對抗。以色列支持右翼基督教民兵，敘利亞支持左翼回教民兵與巴勒斯坦游擊隊。以色列有美國爲盟，敘利亞則有蘇俄的大力支持，最後形成了兩個陣線與兩超強的對壘局勢。

四月二十八日，以色列噴射機羣，突然攻擊黎巴嫩貝卡山谷（Bekaa Valley）的敘利亞陣地，並擊落了兩架敘利亞直昇機，使戰事開始發生質的變化。於是，敘利亞當局在激怒之下，立即將俄製薩姆六型地對空飛彈部署黎境，並在敘黎邊界部署薩姆二、三型地對空飛彈。薩姆六型飛彈，是一種射擊低空飛機最銳利的武器。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中，埃及即曾使用這類飛彈擊落了若干以色列飛機，使其飽嘗戰爭的痛苦。此番敘利亞部署薩姆飛彈，使黎巴嫩緊張情勢昇高，並面臨另一次中東戰爭的危機。

以色列認爲，敘利亞在黎巴嫩部署薩姆飛彈，已構成對以色列安全上的威脅，故要求敘利亞予以撤除；否則，以色列空軍準備炸毀這些飛彈。敘利亞認爲，阿拉伯和平部隊在黎境內是合法的執行部隊，無論它以何種防衛武器自衛，都是不容別人干涉的。

。因此，敘利亞外長哈達姆表示，飛彈並不構成問題，真正構成問題的是以色列直接或間接攻擊黎巴嫩。

爲了試探飛彈的效能，以色列曾於五月十四日派遣一架無人操縱偵察機飛臨貝魯特東北的貝卡山谷高空，當即遭到敘利亞地對空飛彈擊毀。這是五年來以色列飛機在黎巴嫩境內首次被敘利亞所擊落。比金總理的反應是，以色列飛彈被擊中，足以證明敘利亞飛彈對以色列的安全構成「嚴重的危險」。

更爲嚴重地，目前美俄戰艦已駛抵東地中海，一艘七萬六千噸的美國航空母艦獨立號及四艘支援艦隻，最近已停泊以色列沿海附近，使美國在地中海東部的戰艦增至卅二艘。同時蘇俄在該地區通常維持卅至四十艘戰艦，最近也派遣一艘載有導向飛彈的直升機巡洋艦駛近黎巴嫩水域^①。美俄戰艦的雲集，無異使黎巴嫩的緊張情勢增高。

現在雷根總統的特使哈比正在中東訪問，穿梭於大馬士革、耶路撒冷、貝魯特、利雅德之間，努力斡旋和平，國際間正期待著他能化解以敘之間的飛彈危機，以緩和和中東危急的情勢。

二、黎巴嫩政治情勢

黎巴嫩本一小國，土地面積僅一百零四萬公頃 (Hectares)，人口不過約三百二十萬人，其中基督教與回教信徒各約佔半數，但前者智識水準較高，而且掌握最高的政治權力。

依照憲法規定，黎巴嫩共和國總統必須是一位馬龍派基督教徒 (Maronite Christian)，內閣總理必須由遜尼派回教徒 (Sunni Muslim) 擔任。國會議長人選，按照慣例須由什葉派回教徒 (Shi'i Muslim) 擔任。

黎巴嫩國會共有九十九席，其中基督教徒佔五十三席，回教徒四十五席，其分配席數如下^②：

馬龍派基督教 (Maronite Christians)	三十席
遜尼派回教 (Sunni Muslims)	二十席
什葉派回教 (Shi'i Muslims)	十九席
希臘正統派 (Greek Orthodox)	十一席
希臘天主教派 (Greek Catholics)	六席
德魯茲回教 (Druzes Muslims)	六席

^① Cairo, May 16, 1981 <AP>.

^②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78-79 p. 515.

阿美尼亞正統派 (Armenian Orthodox)	四席
阿美尼亞天主教 (Armenian Catholics)	一席
基督教新教派 (Protestants)	一席
其他	一席

從表面看，黎巴嫩不失為民主獨立國，但實際上却已變成一個「國中之國」的支離割據狀態，似已失去其主權完整的意義。其分離情況大致為：

在黎巴嫩西北部，長槍黨馬龍派基督教的新領袖——巴什爾·賈瑪葉 (Bashir Gemayel) 佔據了貝魯特以北及黎巴嫩中央山脈以西的廣大地區，並以約尼葉市 (Jounieh) 為馬龍地區的首都，而且在該市建立了自治機構及軍事指揮部，準備脫離黎巴嫩政府而獨立。

在貝魯特，劃有一條「綠線」，東邊為基督教地區，西邊為回教及巴勒斯坦人地區，右派基督教民兵及左派回教民兵，不時發生流血衝突；而黎巴嫩政府軍的勢力薄弱，實無法維持首都的安全，致其一直陷入動亂之中。

在黎巴嫩以南及利塔尼河 (Litani River) 以北地區，包括西登及泰爾兩港口 (Sidon and Tyre)，是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根據地，已成爲另一個「國中之國」，因而招致了以色列對巴游基地的不斷猛烈轟炸，並引起了黎巴嫩阿拉伯人對巴游的反感，故要求其早日離開黎境，以免遭受池魚之殃。

在黎巴嫩南部，一位黎巴嫩少校軍官——薩德·哈達德 (Major Saad Haddad)，是黎巴嫩著名的種族分離主義領袖。三年前，在以色列扶持下，這位軍官大膽的在黎南邊區建立了一條約五英里寬六十英里長的狹長走廊，自稱爲「自由黎巴嫩」的領袖，並在耶路撒冷設立「自由黎巴嫩使館」，其目的是在協助以色列對巴游作戰，這顯然已叛離黎巴嫩中央政府。

此外，敘利亞駐在黎巴嫩境內的二萬二千名和平部隊，旨在促成右翼基督教及左翼回教徒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停火，並維持黎巴嫩長久性的安定與和平。五年以來，這支和平部隊不但未能達成任務，反而於今年四月初與右翼基督教民兵發生激戰，而且由於飛彈問題引起了敘以之間的對抗危機。

毫無疑問地，目前黎巴嫩的分離割據形勢，以及以色列與敘利亞擴張主義的威脅，不僅使黎巴嫩沙奇士政府陷於癱瘓，同時也嚴重妨害其獨立自主的尊嚴。

三、黎巴嫩內戰的演變

自一九七五—七六年內戰結束以來，黎巴嫩一直在動亂之中。黎巴嫩內戰，最初是右翼基督教聯盟對左翼回教聯盟（包括巴

游在內)作戰，以後演變為基督教與基督教及回教與回教之間的戰爭。

馬龍派基督教右翼聯盟中，以賈米葉 (Perre Gemeyal) 領導的長槍黨勢力最強，它擁有武裝部隊約二萬五千人；其次是前黎巴嫩總統夏蒙將軍 (Camille Chamoun) 率領的國家自由黨，當一九七五年黎巴嫩內戰爆發時，他們的武力和當時的總統法蘭吉葉 (Suleiman Franjeh) 的個人武力，結合一起成為馬龍派右翼基督教聯軍，合力對抗左翼回教徒與巴勒斯坦聯軍。不過，當時的右翼基督教民兵勢力並不健全，他們在內戰中逐漸落於下風，最後法蘭吉葉始邀請敘利亞派軍入黎，擊潰了左派回教聯盟軍隊，結束了長達十九個月的內戰。

內戰後，右翼基督教徒加緊訓練民兵，特別是長槍黨在賈米葉的兒子巴什爾 (Bashir) 的領導下，建立了一支強壯的六千人武力，而夏蒙之子丹尼 (Dany) 及法蘭吉葉之子湯尼 (Tony)，也分別成為各自派系的新軍事領袖。由於長槍黨的勢力日益擴大，基督教派系之間的戰事遂告爆發。一九七八年六月^⑥，長槍黨民兵在一次突擊中，殺害了法蘭吉葉之子——湯尼夫婦及其女兒。法蘭吉葉老年喪子，矢志復仇，而與長槍黨結下了不解的冤恨。

至於長槍黨與國家自由黨之間的關係，由於面對敘利亞強敵，當時兩黨的領袖尚能勉強合作；但自敘利亞軍隊於一九八〇年三月撤出東貝魯特基督教區，而降低基督教與敘利亞軍隊的戰爭以後，長槍黨就開始向自由黨挑起戰事，並利用其軍事優勢擊敗了自由黨民兵，而且取得了所有東貝魯特及黎巴嫩北部鄰近地區的實際控制，使長槍黨領袖巴什爾成為該地區的唯一新軍事領袖人物。

造成基督教相互衝突的原因，表面上，是由於長槍黨急於建立一支統一的右翼基督教聯軍，以保障東貝魯特及黎巴嫩北部基督教區的安全，而自由黨則希望於內戰後建立的黎巴嫩政府軍進駐這些地區；但實際上，相互間的衝突，純粹是由於爭奪地盤的結果。所以，即使敘利亞和平部隊自黎境全部撤退，基督教派系之間的衝突也不會休止。

基督教派系間的鬭爭固然激烈，而左翼回教派系之間的傾軋也更為嚴重。不過，由於敘利亞軍隊多半駐在回教區，大規模的戰事尚未發生，但緊張情勢始終存在。去年貝魯特回教區不斷發生流血鬭爭，因為黎巴嫩回教徒多屬什葉派，故對伊朗何梅尼政權表示擁護，而對伊拉克政府歧視什葉派教徒非常不滿，致使親伊拉克的黎巴嫩遜尼派與親伊朗的什葉派教徒不時發生衝突，而彼此仇恨仍在不斷加深之中。

在黎巴嫩南部什葉派教區，大多數回教徒對巴勒斯坦游擊隊表示厭惡，並促其早日離開此一地區，因為自從巴游在黎南地區

建立了根據地之後，屢次遭到了以色列飛機的轟炸，居民飽嘗痛苦；而在一九七八年三月間的一次大規模攻勢中，以色列出動了二萬五千名大軍，一舉攻佔了黎南邊區約四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土地，並殺害了一千多名黎巴嫩及巴勒斯坦居民，且摧毀了一百多所村莊及多處巴勒斯坦難民營，使二十二萬黎民及六萬五千難民流離失所^④。以色列的入侵黎南，是爲了報復巴游襲擊泰拉維夫客車事件，這次事件曾造成三十五人的喪生慘劇。

四、黎巴嫩新戰爭的導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敘利亞軍隊進入黎巴嫩之後，當時雖然中止了各敵對派的戰爭，但不到兩年黎巴嫩戰火重燃。敘利亞軍隊不僅無法遏止右翼基督教與左翼回教徒之間的戰事，反而其本身也捲入了戰爭漩渦。例如，一九七八年七、九兩月，敘軍曾砲轟貝魯特東區的長槍黨民兵的陣地，造成了重大的損失；而在九月三十日戰爭中，敘軍砲火命中了美國大使館，有數名陸戰隊護衛負傷，黎巴嫩總統府也被波及；同年十二月間，敘軍與長槍黨民兵曾兩度在扎赫里要鎮（Zahle）交綏。

今年四月一日，敘利亞軍隊與長槍黨基督教民兵重起戰端，其範圍自貝卡山谷的扎赫里鎮起，擴至貝魯特東區及貝魯特以北的約尼亞港（Jounieh）。戰爭的激烈，爲一九七五—七六年黎巴嫩內戰以來所罕有。

導致這次戰爭的主要原因不外^⑤：

——這次戰爭起因於扎赫里要鎮，也就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間敘利亞軍隊與長槍黨右派基督教戰爭的延續。長槍黨新領袖貝什爾（Bashir）擊敗了其敵對派的基督教自由黨領袖夏蒙之後，儼然以馬龍派基督教盟主自居，企圖在黎巴嫩建立一個半自治狀態的政府。於是，這位野心勃勃的新領袖就在扎赫里鎮及外國據點強化了軍事設施，並直接與貝魯特東區及馬龍派基督教的首府約尼亞港相連貫，形成了一個三角地帶的特殊地位，自然會破壞黎巴嫩的獨立。敘利亞和平部隊的目的，是在維護一九六五年內戰前的黎巴嫩各宗教社會間的平衡，曾經不惜以武力迫使巴游撤出原在貝魯特郊區的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潛伏勢力，終於中止了十九個月的黎巴嫩內戰。如今，右翼長槍黨新領袖企圖在扎赫里鎮擴大其勢力範圍，自非敘利亞所能坐視。

——扎赫里鎮是貝卡山谷中的肥沃地區，約有二十萬居民，幾全部屬於希臘天主教派。由於鎮上建有一座奇特的古希臘神廟（Temple of Zeus），故該鎮不但成爲世界基督教徒的朝拜目標，也是中東觀光勝地。更由於該城位於貝魯特與大馬士革公路之間的要衝，也構成了戰略上的重要性。敘利亞和平部隊需要的軍火與補給完全依賴這條公路的運輸；倘若這條公路被基督教民

註④ *Current History*, January 1979, p. 25.

註⑤ *The Economist*, Apr. 25; May 5, 1981.

兵控制，則不僅敘利亞軍隊與其國內交通爲之斷絕，而且敘利亞西部安全也將遭受外力的威脅。

——以色列在黎南邊區利用右翼基督教部隊，建立一個所謂「自由黎巴嫩」實體，它只能威脅巴勒斯坦游擊隊，而未能恫嚇黎境內的敘利亞和平部隊；但是，在黎境中、西、北部的右翼基督教民兵，都是屬於馬龍派的基督教，而且直接接受以色列武器援助和以色列顧問的指導。這對敘利亞來說，的確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因爲這兩支馬龍派基督教武力，南北相距不過四十英里，倘若兩者沿著貝卡山谷的南北公路相會合，自然形成巨大的軍事力量，將對敘軍構成無比的威脅，這是敘利亞更不能忍受的。

敘利亞部隊對長槍黨民兵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無非是懲戒性的有限度戰爭，只要極端的長槍黨民兵肯撤出扎赫里要鎮，不再阻撓敘利亞部隊維持和平的任務，這次戰爭就會很快的平息下來，長槍黨民兵也不會遭受解除武裝的危險，因爲敘利亞和平部隊的主要目標，是在維持黎巴嫩境內右翼基督教徒與左翼回教徒武力的平衡。

五、叙以的飛彈危機及影響

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的飛彈危機，又給中東帶來了爆炸性的危險。這項新的對抗形勢，是導源於今春黎巴嫩右翼基督教徒與左翼回教徒之間的戰鬥。敘利亞駐在黎巴嫩的二萬二千名部隊；是在阿拉伯聯盟委託下負責維持和平的，而以色列則與長槍黨基督教徒相結盟，並對其民兵提供武器援助，於是，就導致了以色列干預黎巴嫩的機會。

敘、以之間的新危機，是由於以色列四月二十八日擊落了兩架敘利亞直升機所引起的，繼則敘利亞開始在黎境及黎、以邊界佈置了俄製的薩姆六型地對空飛彈。

當以色列無人駕駛偵察機在貝卡山谷高空被飛彈擊落時，以色列總理比金立即要求敘利亞撤出所有在黎境及黎、以邊界上的飛彈；否則，以色列將以軍事手段迫使其撤離。相反地，敘利亞總統阿塞德則堅持立場，絕不對以色列的最後通牒屈服，因爲在敘利亞直升機被擊毀後，部署飛彈是保護其地面部隊的必要措施。

以色列採取這項恫嚇手段，意味着比金將面臨六月三十日的艱苦全國大選，而想利用這次飛彈危機提高他的政治聲望，俾在即將到臨的大選中贏得勝利；但反對的勞工黨顯然懷疑比金的動機，並對比金處理敘利亞的魯莽加以痛擊；再加上美國總統雷根對比金的警告，終於緩和了比金的強硬立場，而靜聽雷根的特使哈比循外交途徑和平解決飛彈問題^⑥。

敘利亞總統阿塞德似乎寧願不計軍事上的損失，只要他這樣做能够解除其國內回教兄弟會游擊隊的威脅，更能結束敘利亞在

阿拉伯世界中的孤立地位。阿塞德相信，一旦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爆發戰爭，將會獲得諸如沙烏地阿拉伯等國的支持，縱然這些阿拉伯國家對敘利亞與蘇俄結盟的不滿。

敘利亞在阿拉伯世界中日益孤立，惟因其在黎巴嫩部署了薩姆飛彈而與以色列攤牌，使得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國家支持阿塞德政權。

除了埃及表示中立以外，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都已公開支持敘利亞，甚至交戰中的伊朗與伊拉克，都表示強烈支持敘利亞——提高了這兩個敵國將來在對抗以色列的同一戰線上並肩作戰的機會。去年與敘利亞交惡的約旦，由於黎巴嫩危機，也表示願意放棄對大馬士革的宣傳戰⑦。

波斯灣的保守派阿拉伯國家，都願極力支持敘利亞。沙烏地政府聲明，一旦因敘利亞在黎巴嫩部署飛彈而引發與以色列的軍事對抗，沙國將完全支持敘利亞作戰。科威特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一致支持敘利亞與黎巴嫩人民「對抗猶太民族主義敵人」⑧。

北非的摩洛哥國王哈珊二世在致阿塞德總統函中表示，摩洛哥將全力支持敘利亞人民對抗以色列的挑戰。突尼西亞也甚願支持敘利亞對猶太民族主義敵人的對抗行動。阿拉伯強硬路線的抗拒陣線——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南葉門及巴解組織，都表示支持敘利亞⑨。

與敘利亞訂有條約關係的蘇俄，是敘利亞的主要武器供應國。蘇俄在黎巴嫩幕後外交中扮演何種角色，目前尚難以遽加判斷；不過在華府，蘇俄駐美大使杜布萊寧已轉達兩項訊息：敘、以之間的危機是以色列引起的，而蘇俄正努力防止衝突的發生。一般中東問題專家指出⑩，由於美國要求蘇俄對其敘利亞「代理國」善加抑制，此舉似已隱含邀請三年來一直無法參與中東謀和行動的蘇俄再回到中東的外交行列。蘇俄究竟是要扮演調解人的角色，還是將抉擇另一種立場而鼓動敘利亞採取強硬態度，藉以轉移世人對其即將入侵波蘭的注意力，並考驗華盛頓的意志呢？

六、美俄在黎巴嫩危機中扮演的角色

自飛彈事件發生後，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為防止新中東戰爭的爆發，美國已主動展開和平外交活動，海格國務卿邀請蘇聯駐美大使杜布萊寧會談，並決定雙方立即各派特使分別前往中東從事調解工作。

⑦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0, 1981.
⑧ 同註②
⑨ 同註②
⑩ *New York Times Weekly*, May 10, 1981.

雷根總統再度徵召已退休的傑出黎巴嫩裔美國外交家哈比爲特使，前往黎巴嫩、敘利亞、以色列三國，尋求一項能使各方面保全顏面的解決辦法。哈比動身前，並無特定的計劃，而只能期望儘量爭取有利時機，以便擬出一項爲敘、以雙方所能接受的方案，勿使事態惡化而引發重大的衝突。

倘若這位特使的斡旋和平工作失敗，恐將會帶來敘、以之間的重大衝突，也將給雷根政府帶來下列的困擾問題：

第一、美國主持的大衛營埃、以和平協定，恐將遭受重大的困擾。倘若以色列與敘利亞發生衝突，以色列則可能藉故中止其於一九八一年四月自西奈半島作最後的撤退。當五月七日以色列獨立紀念時^①，數千名以色列好戰份子舉行示威遊行，抗議以色列將於一九八一年把西奈半島全部歸還埃及。前美國國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最近告訴記者說^②，一旦黎巴嫩戰爭爆發，以色列可能不履行歸還西奈半島的承諾。

第二、雷根總統致力創造的「戰略一致」(Strategic Consensus)構想，以防止蘇俄勢力在中東的擴張，這項計劃，恐將遭受溫和平阿拉伯的更多阻撓。前次海格國務卿訪問中東時，曾力圖說服胡笙國王及法德王儲接受雷根的構想；但結果未被採納。他們認爲，當前中東危機「不在蘇俄，而在以色列」。

第三、美國與其同盟國之間的關係，將會遭遇更多與更大的挫折，因爲多年來，歐洲盟國逐漸減少其對以色列的同情與支持，儘管美國不改變其對以色列的支持。歐市國家準備在以色列六月大選過後，單獨主動提出解決中東問題的辦法，並允許巴解組織參與未來和平談判。

第四、蘇俄可能會利用黎巴嫩另一回合戰爭，力圖參與任何未來的中東和平談判。自從大衛營和議以來，莫斯科始終與中東和談絕緣，故無時無刻不想捲土重來，以圖恢復與增強其中東的影響力。

除非哈比特使能說服敘、以雙方勿冒險訴諸武力，否則，以上四種困擾因素都足以妨害雷根政府在該危機地區的全盤政策。在哈比動身之前，蘇俄第一副外長柯寧揚科搶先飛往大馬士革，會見敘利亞領袖，就黎巴嫩情勢與飛彈危機交換意見，其詳情未見透露，但據敘利亞外長哈達姆告訴沙烏地記者說^③：「我必須強調的一點，就是蘇俄正強烈的站在我們的一邊，我們應該感激蘇俄所持的這種正義立場。」

雖然蘇俄在黎巴嫩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還不甚明朗，但是布里茲涅夫最近在喬治亞發表演說時指出，黎巴嫩局勢頗具爆炸性危機，他要求召開國際會議，以處理中東問題，却未指明會議應針對當前最迫切的敘、以危機。稍早之前，布里茲涅夫也曾在莫

註① The Times, May 7, 1981.

註② Washington, May 10 <AP>.

註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0, 1981.

斯科對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表示，舉行國際會議來討論中東問題，可一併解決敘、以危機。可見莫斯科慫恿敘利亞採取更強硬路線，旨在謀求爭取蘇俄重返和談桌上，藉以恢復其在中東日漸式微的影響力，也在試圖轉移世人對蘇俄即將入侵波蘭的注意力。美國國務卿海格已悍然拒絕布里茲涅夫召開國際會議的建議。他主張在這類會議舉行之前，應召開會議討論蘇俄佔領阿富汗問題。他又表示，雖然黎巴嫩危機並未平息，只要美國總統特使哈比，仍然留在中東，持續其和平任務，則該地區的和平不是沒有希望的。

七、黎巴嫩危機的解決途徑

當前黎巴嫩情勢，仍在緊張危急之中，貝魯特市區敘利亞軍隊與長槍黨基督教民兵，正在隔著「綠線」進行激烈的砲戰，同時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基督教軍隊，在以色列支援下，也在隔著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防線，以密集的砲火指向巴游基地發射。更為嚴重地，另有二架以色列無人駕駛偵察機先後在貝魯特及貝卡山谷上空被擊中，這是以色列第三架此類飛機為敘利亞薩姆飛彈所擊落。

無論黎巴嫩局勢如何嚴重，然而經過美國特使哈比的多日穿梭外交，似已獲致相當的進展，就目前而言，至少已減少敘利亞與以色列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關於此點，最有力的跡象是，以色列總理比金與敘利亞總統阿塞德，都已宣稱他們「寧願和平不願戰爭」。

比金改變他原來擬以空軍炸毀敘利亞飛彈的決定，顯然是由於其大選中的對手裴瑞斯的有力抵制，以及以色列和平運動（Peace Now Movement）的強烈反抗；再加上雷根政府的壓力，使比金不得不放棄其好戰路線。阿塞德是「阿拉伯抗拒陣線」的首腦人物，但由於伊拉克脫離該陣線，敘利亞在阿拉伯世界中已陷於孤立，故無力單獨對以色列作戰。儘管最近在突尼斯召開的阿盟外長緊急會議中已決定，必要時派遣軍隊與敘併肩對敵作戰，可是他們却拒絕了利比亞所提，立刻在黎巴嫩進行軍事干預，以對抗以色列的要求。可見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無意在黎巴嫩助長戰爭的氣勢。在埃及方面，沙達特總統堅稱，如果敘利亞為飛彈危機而與以色列發生戰爭，埃及不會支持敘利亞。在這種種情勢下，敘、以的任何一方似不致也不敢甘冒破壞世界和平危險而挑起新的戰爭。

當前的迫切需要是如何解決黎巴嫩及飛彈危機。關於此一問題，據以色列報紙報導，美國特使哈比經兩週來的穿梭外交，奔波於大馬士革、貝魯特、耶路撒冷及利雅德之間，現已擬定四點計劃，其內容如下^④：

註④ Jerusalem, May 20, 1981.

——敘利亞將具有戰略地位的沙寧尼山嶺 (Crest of Mount Sannine) 交與黎巴嫩政府軍防守。

——在黎巴嫩總統沙奇士要求下，敘利亞逐步將薩姆六型飛彈自黎境撤出，同時以色列也將其空中活動局限於對黎南一帶之偵察任務。

——沙烏地阿拉伯恢復對敘利亞和平部隊的資助。

——在美國監督下進行商談，決定貝卡山谷所應部署的武器種類，此項會議將在稍後召開。

以色列內閣已認可美國在以、敘飛彈危機中謀求和平解決所做的努力，但斷然否定了該項計劃中對以色列飛機在黎境上空的限制。其理由是，比金政府一九七八年八月曾向右翼黎巴嫩基督教民兵提出保證：一旦基督教民兵遭到敘機侵襲，以色列則將出動空軍予以保護。敘利亞兩架直升機被以軍機擊落，即出自這項保證。

上項四點和平計劃，不失為解決黎巴嫩危機的短程計劃；但爲了根本解決黎巴嫩問題，尙需有一項長程計劃，其要點應包括：

——強化黎巴嫩中央軍，西方特別是美國應給予較多的新式武器，使其能真正負起全國安全的責任。

——嚴格取締黎巴嫩各宗教之間的民兵組織，並禁止民間團體及民衆持有武器。

——促成美、俄之間的直接談判，以迫使以色列放棄對黎巴嫩境內的空中侵犯，來交換敘利亞自黎境撤出飛彈。

——以敘利亞爲主的阿拉伯和平部隊應早日自黎境撤退，並由聯合國派遣維持和平部隊，來接替敘利亞軍隊的原來防務。至於現有的聯合國駐在黎南的和平部隊，應併入未來的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

——國際應儘早解決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中東問題，以便流亡在黎境的巴勒斯坦難民及游擊隊能早日返回故鄉，從而根本解決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的流血衝突。

短程與長程計劃兼籌並顧，治標與治本方針相互運用，庶可解決無政府狀態的黎巴嫩危機，以及敘、以之間的飛彈對抗。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研究員。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五日完稿)